周易程朱傳義折衷

六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三

元 趙采 撰

䷖ 坤下艮上

程子曰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夫物至于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于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為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于地山高

起地上而反附著于地頽剥之象也

愚按伊川釋序卦之辭云物至于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剥夫物至于有文則必剥譬如草木萌芽之後漸有文彩及至一開之後則便殘謝彫落故周家郁郁之文至秦則有焚坑之禍理勢然也唯明理者能持盈守成恭儉反本便不至于文靡之盛則可以常久伊川謂聖人无復夫剥復相為消長聖人无復則亦无剥矣

剝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剝者羣陰長盛消剝于一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朱子曰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内坤順外艮止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程子曰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變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于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

虛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愚曰剥有褫奪之義陰自下奪陽位而變其實也不利有攸往雖是小人之道長盛君子不利有所往亦是內坤外艮有順止之象君子于此豈與爭勝負之間哉觀坤艮之象順而止之而已何者小人方盛逆之則激順之則止易又為君子謀曰消則息虛則盈天道之行有不可違者而能因時觀

象見可而為之以御其變此君子之所尚也尚是
好尚尊尚君子動思與天合安得不尚之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程子曰艮重於坤山附于地也山高起于地而反附
著于地圮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
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
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
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

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程子曰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于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自下進漸消蔑於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于正道也陰剝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程子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于辨愈蔑于正也凶益甚矣陰之侵剝于陽得以益盛至于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剝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

愚曰初與二爻辭同只足與辨兩字異象辭却別

蓋剝卦是大底艮卦有牀廬之象又初動為震震
為足陰之剝陽必自下始故先牀足而後牀幹不
一頓剝將去漸漸消爍聖人言蔑貞凶者非是便
凶是蔑正則凶若陰雖長而不滅正道則不至于
凶凶雖主君子然小人蔑正亦凶矣剝牀以辨夫
子言未有與伊川云以陽未有應與若有與則可
以勝小人今觀剝卦五陰已盛雖上九亦將剝而
為坤安得君子更有應與此是六二剝牀以辨未

至剥膚剥廬者以未有同惡共濟之人耳葢六二以柔居中六五以宫人寵非相與肆爲凶暴者然處羣陰之中其能終无與乎故夫子不曰无與而曰未與未者將有而未有之辭君子于此當知所以自處矣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程子曰衆陰剥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于正在剥之時爲无咎者也三之爲可

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剥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三居剥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剥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朱子曰衆陰方剥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愚曰剝之世小人至于成羣君子幾于无與然小人成羣非小人之福事勢之相反則凶禍之道也剝卦之无咎者唯六三耳以其失上下四陰而獨應于上也雖失上下四陰而猶與之處則小人不咎之雖居羣陰之中而志應乎上九故君子亦不之咎是之謂剝之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程子曰始剝于牀足漸至于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

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
不言蔑貞直言凶也五為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
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亡矣切近于災禍也
愚曰剝至四則牀已剝盡及人肌膚者也衆正已
去禍及君身何凶如之象訓凶為災明君子之无
辜天實為之也嗟夫初二之剝足剝辨有貞可蔑
則殃在衆正四之剝膚无貞可蔑則殃在君身詩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於此爻傷之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程子曰剥及君位剥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剥而别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于在上之陽如宫人則无所不利也宫人宫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羣陰消剥于陽以至于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

終无過尤也於剥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愚曰巽爲魚爲繩艮爲手持繩下連衆陰貫魚也羣陰貫魚而進能如宫人取寵愛不踰禮越法以干預外事擅權專恣以自作威福自然无不利此開諭小人以受福之道而陰致其戒者也六居五宜尤而以正制小人使如宫人受制于陽故終无尤也或曰說卦巽不爲魚而先儒以巽爲魚何也

曰漢上謂以重卦離知之包羲氏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葢取諸離離中有巽巽復有離巽爲魚以漁也離爲雉以佃也魚龍同氣東方鱗蟲龍爲之長震爲龍水之王氣巽爲魚木之廢氣故先儒以巽爲魚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程子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一變則純陰矣然

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无間可容息也聖
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
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
以氣消息言則陽剥盡為坤陽復來為復然陽未嘗
盡也剥盡于上則復生于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
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
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羣心願載於君子君子
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

在卦亦衆陰宗陽為共載之象小人剥廬若小人則當剥之極剥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剥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于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剥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正道消剥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為民所承

載也若小人處剥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

非謂九為小人但言剥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愚曰五陽已剥獨上九巋然不動如堅大之果不

被蠹食則將墜于下而生于上矣食如螬食定之

食若如伊川以為不見食則上九終是剥盡安得

長存只為不蠹食則核仁存全便自會生此可見

陽无可盡之理也蓋氣有剥復理无剥復碩果不食其理之不可剥者乎到這裏見得陽終不可泯滅君子終不可不用小人若更剥他反是自剥其廬舍象曰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見得小人終是用不得此是天理五陰載一陽輿之象一陽覆五陰廬之象又此爻艮為果為門闕下卦坤為輿或曰小人何故以一陽為廬曰君子者小人之所賴以庇存者也君子去則世道可知小人至此亦无

容身之所矣

䷗ 震下 坤上

程子曰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無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于上而復生于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為卦一陽生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反

善之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程子曰復亨旣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旣復則漸以亨通澤于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于內入也長進于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于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

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為差忒在君子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

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于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

朱子曰復陽復生于下也剥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内震外坤有陽動于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

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爲反復其道至于七日當得来復又以陽德方長故其占又爲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来来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来復之期也

又曰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来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便一日生一分上面欑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便一陽始成也以此見得天地无休息處

愚曰復之爲義大則天地間陽氣无有不復小則人之一心善端亦无有不復雖窮凶極惡之人昏迷中忽然悔悟便是復纔復便亨通且以卦爻觀之初九一陽潛伏于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既動便覺五陰已有消散披靡氣象人有千過萬惡叢聚一身到善心一復雖有千過萬惡亦便覺有消散披靡氣象是纔復便有亨通之理陰陽之反皆自内出非由外來剥極成坤陽降而入坤極而動陽升

而出入其反也出其動也其出其入以順而行未嘗疾速陡頓故曰出入无疾朋陽之類也謂一陽既復則二三四五六次第而來陽類既盛何咎之有故曰朋來无咎聖人喜陽剛之復于是數來復之數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言陽剛之反而復其道成數凡七蓋陽无終窮之理自姤至復不過七日而來復也復言剛反則計其日愛之欲其來速也臨言剛消則計其月惡之欲其消遲也此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程子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

理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為見天地之心葢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曰復卦剛反此二字乃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乃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仔細尋索儘有條理　問程子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先生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静震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

便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是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動處凡發生萬物却是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　又問復見天地之心先生曰要認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无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淨潔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散在萬物則不能見得如此端的

愚曰彖辭釋出入无疾云剛反動而以順行此合

坤震二體而釋初九也葢初九之陽自十月小雪積將來到冬至方足三十分成一畫見得一陽不頓生便是動而以順行處故曰出入无疾伊川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疾字作疾害之疾恐與彖辭動而以順行文義不相貫釋七日來復云天行也葢天道之有復是天行之自然學者觀天行二字則人之善念復處亦是人心固有之理但天道到復時便運行無間人則于善念復時多易得泯沒葢

為天以无心運用人以私意障蔽人雖以私意障
蔽然秉彝天性終不可泯沒便亦是天行无間之
理釋利有攸往云剛長也葢陽剛始復便自此浸
浸而往入于日用間善念復處甚多只又為人欲
障蔽不能有攸往故至於頻復耳若于善念復時
便自此迤邐充長將去這便是有攸往何不利之
有夫子于繇辭外又發明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王輔嗣以為静見天地之心伊川以動見天地之

心天地之心何心也一點陽氣所以為生生不窮之根本者是也只為前日剥之時萬物悉收斂寂无蹤跡天地之心不可得見那品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品物上又叢雜難見今初九一陽動于坤下五陰雖未息機一陽却再起頭邵子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朱子所謂大黒暗中一點明然則天地之心其見于動静之際乎其見于坤震之間乎非知道也孰能識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程子曰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于下而甚微安静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静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静以養其陽也

愚曰雷在地中靜中含動然五陰一陽陰力壯而陽力微必須涵養待陽力漸壯然後可以抉至靜而奮發先王以天人為一體隨天時之動靜而應之故當復之時閉關止旅不省方靜以處之所以助養陽氣盡裁成輔相之道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程子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

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祇抵也无祇悔不至于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于悔乃不遠復也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

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程子曰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于初志從于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于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復于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為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于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程子曰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于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愚曰既復而失之既失而又復之此頻復也頻復雖危亦可以无咎者聖人許人以改過而不許其遂也復而至于頻其事豈得无咎獨其義可免耳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程子曰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于正下應于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葢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云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朱子曰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愚曰六四居五陰之閒而獨從初非狥道者不能也道指初九又震為大塗亦道也或曰四在外卦不在二五何得稱中夫中無定體自初至三以二

為中自四至上以五為中此卦五陰自二至上則四為中中行謂爻處五陰之中而獨復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程子曰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于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愚曰臨曰敦臨復曰敦復皆以上卦坤故也坤厚也五動而正成艮艮為篤實而篤實敦也敦復如所謂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古之君子其責已重以周是也何悔之有考如視履考祥之考象言六五之敦復者以居中而能自考正也自考如太甲之自怨自艾成王之唯予冲人弗及知復與无妄皆言性分中事故六爻不論位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子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于道何時而可行也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

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于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于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愚曰上居外卦之外最遠于陽復歸无所故曰迷復上窮矣不可動動則降三成坎坎災眚也自天而至曰災自己致之曰眚有災眚則天禍人患无所不有故曰凶然又曰用行師何也上動降三有師體下為離離為甲胄用行師也行師之義以正

去不正已迷不復而行師人誰服之終有大敗師
六三師或輿尸坎為血大无功也三下之終故曰
終有大敗坤四諸侯立國也五君也師敗而舉國
以行禍不及國必及其君楚武王伐隨而心蕩鄧
曼之歎蓋知之矣十者坤之極數十年不克征者
上窮也災也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者青
也二者反君道故也復道好先初為一卦之先四
為上卦之先初之不遠善莫大焉四之獨復亦瞠

若乎其後矣復道惡後三為下卦之後上為一卦之後故三之頻雖危无咎上之迷何嗟及矣若乃二之休五之敦雖不與初四同功亦不與三上同過中之為用尚矣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四

元 趙采 撰

䷘ 震下乾上

程子曰序卦復則无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于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受之以无妄也為卦天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為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朱子曰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于初又爲震主動而不妄也故爲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于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

愚按此卦朱文公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愚謂无所期望而得者便是天理天理便正天理如何不大亨正如何不利其匪正者謂

有希望有希望如何會正不正便非天理所以不
亨而眚所以利轉為不利不利有攸往是說那匪
正的事不是說无妄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
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
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程子曰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為震剛自外而來也
震以初爻為主成卦由之故初為无妄之主動以天

為无妄動而以天動為主也以剛變柔為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為主于内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所謂无妄也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于正則為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于

妄也往則悖于天理天道所不佑可行乎哉

朱子曰自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望這事只得倚閣在這裏難為斷殺他程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這无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說底　又曰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亨以正說元亨利正

愚曰此彖與臨彖皆于繇詞元亨利貞上加三句其曰剛自外來此以初九言无妄也无妄大畜之

反大畜上九之剛自外來為主于内主謂震也其
曰動而健此以震乾二體言无妄也其曰剛中而
應此以二五言无妄也合是數義此无妄所以大
亨也其大亨者以正也正者天之所以命我者也
唯君子為能不失其所命以正也小人則反乎天
命其匪正也天命我以至正而我不正焉行欲安
之乎夫子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只是發明匪正不利有往之義非謂无妄不可往

也伊川于初九言卦辭不利有攸往是无妄不可有所往爻辭言往吉是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殊不知初九言往吉六二言利有攸往是无妄本利有攸往其不利者謂匪正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程子曰雷行于天下隂陽交和相薄而成聲于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忒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

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盛對之為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發育人民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愚曰雷天之號令无妄發者雷既无妄物亦與之无妄焉與俱詞也先王茂對時體雷之无妄也下育萬物遂物之无妄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子曰九以陽剛爲主于内无妄之象以剛變柔而居内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葢誠之于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愚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所以為无妄者初九也以剛居初正也以正而往往則必吉何志之不得哉觀此无妄往吉則卦辭言不利有攸往不是說无妄不可復有往只是說匪正不可往正則往吉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程子曰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

居動體而柔順爲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
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
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
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乃妄也因
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
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是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
作也如是則爲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
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

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爲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爲也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爲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于求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

朱子曰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

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為于前无所冀于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不耕穫兩句程傳作三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必穫看來只是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他物事无妄本是无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在面前李某所謂无妄之福是也桑樹中箭柳樹汁出　不耕穫不菑畬易傳但取不首造竊謂耕菑亦自然之理似與首造事端者不同如何答曰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

畬而言則為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

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

豈有此理耶

愚曰二動體而中正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可往

之理初至五有益體耕也二震為稼艮為手二往

之五五來應二兊見震毀兊金也銍刈之象穫也

二為田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初九震足動田之

始菑象也五來之二歷三爻畬也妄猶望也有所

望于外即妄也文公云自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望夫種田望獲人之情也二以柔居下處未足之勢而中正交五无私意希望之心不耕不畬始則无所為不穫不畬終則无所冀守正以求其志无妄者也是惟无往往則與五合矣何不利之有夫子以不耕穫為未富言欲富則希望之心生二陰虛不足幸未有欲富之心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

人得牛邑人災也

朱子曰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愚曰六三以柔居剛匪正者也震乃坤體坤爲牛三至四艮艮爲手三至五巽巽爲繩繫牛之象也震爲大塗爲足行人也坤爲邑邑人也六三匪正故无故得災譬有人繫牛於此舍而之他行路之

人見其无主掠之而去彼繫牛者回責牛于邑人
夫邑人未嘗竊牛也而受償牛之責是无妄之災
也此便是匪正有眚處程傳糊塗不若本義分曉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程子曰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
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為
貞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為過矣過則妄矣
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

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于貞也貞固守之則无咎也

愚曰九四无應而不希望求應以正自處者也聖人曰四雖陰位而九以陽剛處之可以固守其不希望求應之正正則又何咎焉象曰四之守正非外鑠也我固有之也蓋剛則无慾无慾則无希望无希望則正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程子曰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為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

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
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
唯戒在動動則妄矣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
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故曰不可試也
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愚曰以九居五剛中而正无妄者也然五動則四
為坎坎有毒藥之象醫師聚毒以攻邪故爻有疾
藥之詞唯有故得疾則假藥以攻无故得疾少須

而疾平矣有故之疾真疾也无故之疾客疾也客疾何用攻之故曰不可試也五以剛中而下有坎體故云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程子曰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于理也過于理則妄也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也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窮極而為災害也

愚曰彖云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謂上九也行則必有眚上之不可行者以窮極不可耳非以有妄不可也

䷙ 乾下艮上

程子曰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于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又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

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程子曰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于下皆
藴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于内乃所
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専言其大者人之藴畜宜
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
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于内宜在上位以享天禄施
為于天下則不獨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

自食于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于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唯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

朱子曰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

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于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禄于朝不食于家也

愚曰小畜以巽止乾巽力弱乾力壯畜不住故曰小畜大畜以艮止乾艮力厚乾氣伏真能畜矣故曰大畜小畜君子之德則為文柔所畜之人則為剛暴大畜君子之德則為剛正所畜之人則為賢哲然二畜非相反也積小成大耳緜詞言利貞者

何大畜之世賢人畜德以待用君能畜而養之此正也何不利之有今有三陽之賢不能畜而養之使自食于家未見其吉也故不家食則吉其吉者乃天下之吉也所畜既大宜施之于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變及才德言之諸爻唯有止畜之義易道隨宜取明且近者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

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程子曰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于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禄也國家養賢賢者

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他乎

愚曰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以卦變言大畜者大壯九四變也一變為需再變為大畜需體有坎離發為輝光艮體互兊震兊西震東日之所出入日新其德也此以艮乾二體又推大壯之變以言大畜也以

卦才言剛賢也大壯再變九四之剛進居君位之上賢者置之上位六五以柔下之尚賢也以卦德言健謂下三陽也有三陽三陽方說得健三陽自內而往難畜者也六五尚賢忘勢故能止之止之者畜而養之也以陽剛之賢六五能止而養之此大正之理三至上有頤體養賢也二居內為家兌口為食六五尚賢又下應乾九二九二受畜而往應之不家食也此非賢者之吉國家養賢國家之吉也

卦中兌澤決為川震變兌成坎有涉川之象六五能止健而交二二受畜而應五何險難之不濟哉故曰利涉大川應乎天者乾為天言涉川之所以利者以六五之應乾也此以上九九二言六五之能大畜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子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

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
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愚曰惟天為大而山包之以无有入无間以有有
含无有天何嘗在山中此只言其理氣而已非特
泰山喬岳可見試以一拳石觀之方春動時生意
欝勃未嘗虧欠所以為大畜君子之心不盈方寸
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所畜者大矣堯舜
禹若稽古高宗學于古訓夫子信而好古同一法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程子曰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于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

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愚曰初九與六四為應又陰陽相得胡為而有厲葢四艮體而止初九乾體而進兩不相合然四在上初在下若初九務于進則勢必犯上故危厲而利於止以九居初位與爻俱剛故聖人為之戒欲其養而後進進則有厲止則不犯災矣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程子曰二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

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于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說去輪輹謂不行也輿說輹而不行者盖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于剛中柔中者不至于過柔耳剛中者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

學者所宜深識也

愚曰輹輿下橫木也坤為輿自三而五為震震為木橫木為輹二不動兌毀折之為輿說輹之象蓋二以剛居柔而得中見六五來畜便脫其輹止而不行以受畜于五二之中正可謂有涵養矣則亦何尤之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程子曰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日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其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也志欲銳

于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誠也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三合志上進也

愚曰說卦乾為良馬震為作足三陽並進良馬逐也九三剛健當位上九以一陽引類于上與之合志乾至此不可與初與二等而復却矣然馳逐不已必有奔蹶之患不可恃應而不備故戒之以艱貞使之艱難守正姑閑習其輿衛以待之夫以馬

之良猶且艱貞閑習而後往九三可謂養之至矣何往而不利哉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程子曰以位而言則四下應于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槩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于初則易

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于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牿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于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天下之惡已甚而止之則上勞于禁制而下傷于刑戮故畜止于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

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朱子曰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于未角之時為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愚曰六四坤體坤為牛坤初為童牛牿横角之木所以防觸也四畜初者也方初有厲而未能自已之時四何以畜之哉畜道莫優于豫譬之牛方童

而未角已為之牿而豫防其觸此聖人教人畜其剛于始也至善之吉莫加于此象曰有喜非四之私喜天下之公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子曰六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

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茍不知教而迫于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

政教使之有農作耕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于彼而修政于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

愚曰九二犯五則三成坎坎為豕五成巽巽為白自三至上有頤體豕頤中有剛且白者豕牙之象

也五畜二者也方二未脫轅之時五何以畜之哉

譬之豕方生牙已豶去其勢則能制其淫而易肥

腯矣牙只是幼豝非謂其牙難制也程傳乃謂牙

爲猛利若制其牙則用力勞若豶其勢則牙雖存

而剛躁自止令時有不豶之豕其牙何嘗猛利難

制夫豕之牙猶牛之童也聖人言此皆是教人禁

之在初也吉而有慶非五一人之慶天下之公慶

也在心曰喜在事曰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程子曰闗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既極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虚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濶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

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誤加之

朱子曰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上畜三者也三如良馬之逐動无悖理上乃盡撤其防閑之具入其途而受之此三陽之幸會也故歎而言曰是何天之衢路如此之亨非歎天之衢路樂其道之行也葢三陽皆君子君子之道

行則天下治矣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四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鄧培善